

砖娃

著

大明 万妃传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一个比朱见深大十七岁的女人，却拥有他毕生的宠爱。

“万妃长去，吾亦安能久矣。”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砖娃
著

大明 万妃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明万妃传 / 砖娃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54-8692-9

I. ①大… II. ①砖… III. ①贵妃—传记—中国—明代 IV. ①K8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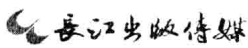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1306 号

责任编辑: 田敦国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3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张: 26.875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34 千字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引

子

明朝正统十四年八月辛酉(十四)深夜,秋风徐徐,明月在薄云中穿行,北京城一片寂静。朦胧之间,高耸的观星台(正统七年所建)上,隐隐可见一位老者凭栏仰望星空。他是朝廷观测天象、占定凶吉的“钦天监”监副阴松生。忽然,他赫然发现一轮圆月冲犯到心宿大星。联想到日前白昼所见异象,阴监副预感大事不妙。

古人认为,凡国家有大事发生,天象必有先兆。阴监副近日观测所得,史书中有完整记载。

正统十四年八月戊申(初一),日生晕,旁有戟气,东北生虹蜺,形如杵,至昏渐散。辛酉,月犯心宿。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借着月光,阴监副下了观星台,匆匆赶回钦天监,点灯焚香,将连日所见天象详细占测。结果显示,不仅北方战局大凶,更有国家君王更迭之虞。此时,距英宗率领二十多万大军亲征瓦剌已近一月。

阴监副一阵惊恐,连忙伏案将观测所得委婉成文。书成之时天色渐白,阴监副立即前往内阁。以内阁首辅曹鼐为首的文武重臣近半正随皇上出征在外,阴松生将占测文呈交留守京城的内阁学士陈循、高穀。二人闻讯后找到吏部尚书王直及兵部侍郎于谦。四人虽然商议一番,也未得要领,于是,于谦便建议派快马先往宣府打探。

同日,消息传入内宫,正担心皇上安危的孙太后及皇后钱氏大惊,立即



大明万妃传

前往宫中供奉先祖列宗的奉先殿拜祭祈祷。她们不知,此时明军已自山西大同班师,抵达了位于北京西北方仅二百余里的地方——河北怀来境内的土木堡。

孙太后、钱皇后在奉先殿上香祈祷的时辰,正是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午后未时。阴云密布,秋风凄凄,在河北怀来城东土木堡,燕山余脉西端山坡上,马蹄不时在碎石地上原地踏动,发出令人烦躁的声音。马上是年仅二十二岁的明英宗及四十三岁的亲信宦官王振。

二人并排拉着马缰,背东向西,居高临下,俯视着平原。他们背面的山峰寸草不生、怪石嶙峋。往南一里外的小平原顶端,是峥嵘险峻的狼山。十五里外,亮光闪烁的桑干河在山后蜿蜒流动,正面向西是灰色碎石地的广阔平原。平原上,明军正密密麻麻自北向南,向闪光的河流方向移动。二十几万兵马踏在碎石地上的沙沙声,响彻平原。

英宗头戴二龙乌纱翼善冠,身穿大红色武弁服,座下一匹高大银白汗血骏马,金黄色丝绸披风的下摆随风轻轻飘动,他清瘦的面容上带着几分焦虑。王振中等身材,面色白皙,细长眼,高颧骨,薄嘴唇,举止斯文。他头顶束发冠,冠上四爪蟒龙蟠绕,冠上插着两支冲天雉羽,身穿交领红色蟒袍,骑一匹黄马,雪白色披风。

二人身后的山坡上,百余名严阵以待的亲兵护卫骑在马上,个个英姿挺拔,衣锦甲光。他们这群人在广阔的灰色背景中,色调鲜亮得有几分突兀。上月七月十六,英宗在身边这位好大喜功的宦官王振怂恿下,亲征瓦剌,差一日便是一个月了。

何等大事,如此大动干戈?原来,北方草原上的瓦剌日渐崛起,他们原本臣服明朝,明朝对其采取怀柔政策,在大同、宣州等地开放马市,进行商贸。同时,每年瓦剌均遣人进京,向明朝进贡马匹,明朝则按马匹价值及前来人数给予赏赐,以示亲善,此举已成惯例。当年,瓦剌循例前来时,所贡马匹不甚精良,并有虚报领赏人数之嫌。王振得知,大减马价及赏赐。瓦剌首领也先认为受到明廷侮辱,便分兵进犯辽东、甘肃、宣府、大同等地。

原本一桩瓦剌循例进贡马匹、请求赏赐的外交争执个案,本着安抚为上的原则,即可轻易解决,却不巧落在王振这种骄横跋扈、不识大体的宦官手中,他的处理手法简单粗暴,酿致兵戎相见。不过,即便也先一时恼怒出兵,明朝也大可以不变应万变,大事化小。出兵之前,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进谏。但在王振操弄下的英宗却执意不从,下诏亲征。

此时骑在马上明英宗望着平原上的明军,心中有些忐忑。一月前出征

时,在礼部按祖制安排的亲征大典上,他觉得自己被笼罩在荣耀之中,此次出征他将名垂青史。祭祀仪式盛大庄严,出兵时隆重的阅兵式中,他身着武弁服,乘革辂,在锦衣卫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组成的仪仗队簇拥下,检阅出征明军将士。现场金鼓齐鸣、彩帜飘扬。

大军出了居庸关,之后经河北怀来、宣府往山西大同而去。一路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白天满目荒凉景色,夜晚帐外寒风呼啸。大军士气低落,怨声载道,于八月初一才到达山西大同,但一路却未见瓦剌军踪影。

王振思维甚是简单,明军以二十几万之众,只要同瓦剌也先犯大同的主力三万兵马相遇,便一拥而上。古时吕布虽勇也抵不住刘关张三英,今时瓦剌再厉害,大明七人战他一人,焉得不胜?

大军抵达大同当晚,王振循例事无巨细地将英宗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待皇上在大同藩王府邸就寝后,他才回到府邸前庭中一间普通屋里。刚刚坐定,便有人来报,说大同监军郭敬求见。明朝有太监监军的惯例,这郭敬在宦官中也算是能征善战之辈。他在朝中依附王振,乃其亲信。尽管夜已深,王振依然立即接见。

二人寒暄一番后,王振便向郭敬透露,准备在大同略加休整,大军将继续北上,寻也先主力决战。这郭敬上月刚参加过同瓦剌在大同外围的阳和之战,此战明军大败,郭敬侥幸逃生。照理,郭敬对他的计划应该是极力附和。但出乎王振的预料,郭敬听后却立即阻止道:“大人切不可贸然出击,瓦剌骑兵日骋千里,神出鬼没,敌方士气正盛,上月我军数万兵力自大同出击,我亲自监军,阳和一战,我军竟然全军覆灭,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大同总兵武进伯朱冕战死,我伏于草丛之中方侥幸脱逃。此次大军前来,虽人多势众,但以我看来,大军连日风餐露宿,军粮不足,将士毫无战意,同强敌血战,战果实难预料。当今,大人在朝廷的地位如日中天,必有朝臣妒忌,若能取胜,大人之势如锦上添花;但有败绩,他人毁谤把柄势成。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防祸害于先而不至于后伤情,大人还是及早撤军,方好全身而退,望大人深思!”

郭敬视王振为朝中靠山,自然不愿王振的权势因战败而招致损伤。而他认为明军胜算不大的判断,倒也是真心之言。

听了郭敬一席令人颇感意外的话,好似一桶冷水自头顶浇下,自北京兴致勃勃一路奔袭到大同的王振竟一时语噎。这郭敬自少随成祖征战,至今已历四朝,绝非未见识过血腥的等闲之辈,且同自己亲密无间,连他都如是说,看来那众腐儒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王振随即将话锋一转,讲起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闲谈一阵后,亲自送郭敬出府。



见过郭敬,王振熄灯拥衾卧下,辗转反侧未能入睡,心忖良久。此次鼓动出兵,原以为明军势众,必胜无疑。除满足皇上名留千古愿望之余,又可借机一显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未料却忽然发觉竟无胜算。他又想起郭敬关于自己在朝中权势的话,暗自感怀这官位权势,来之实属不易。

原来,明朝众多宦官来源有三:其一,生活所迫,净身进宫为求温饱而已,此为多数。其二,在战争中虏获敌方家眷及获罪朝臣家族中之幼童中选容貌清秀、聪敏伶俐者阉之,送入宫内。其三,再有寥寥数人的便是王振这种既非求温饱,又非受暴力阉割而自愿净身进宫者。

王振进宫前乃一介儒生,饱读诗书,深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之儒家大义。进宫前他有家室,经历过男女之情,天伦之乐。为求实现功名理想,王振违反儒家大义,无视儒生界耻笑,抛妻弃子,利用宫廷特定招募净身儒生,教授宫女文字机会,不惜自残身体,进入内宫。世间事,怕就怕处心积虑,王振之所以登上权力巅峰,实非偶然。试问为求功名,一刀斩断人间情愫,舍弃大丈夫身躯者,世间能有几人?

多年后,王振终于得到当今皇上父亲宣宗的赏识,他被封为“东宫局郎”,承担起皇太子朱祁镇的早期教育大任。从此,年幼的太子在他的陪伴下长大。

朱祁镇九岁时宣宗驾崩,即位次年改元正统。此后,王振更是处处小心,事事顺从,周旋于皇亲外臣之间。直到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逝,一代老臣也逐渐凋零,他方才大权独揽,在朝中呼风唤雨。

此次出征,他原想为自己锦上添花,却未料到竟无胜算。战事若有差池,他到时难逃干系,毕竟这些年他为了得到今日之权势,在朝中树敌无数。郭敬所言极是,切勿因小而失大,因此倒不如……

次日清晨,随军诸大臣在大同城中的藩王府中觐见皇上,以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为首的一班重臣再次力陈大军滞留大同之害,劝皇上立即下令班师。此时,英宗出师前那建功立业的雄心已被一路风霜消磨去了一半有多。当他犹豫不决地将询问的眼光转向王振时,出乎朝臣们意料,王振竟是一副从善如流的姿态,不再坚持大军向北出击,而是同意退兵!既然达成一致,英宗当即命刘安及护卫将军郭登留守大同,令大军次日即八月初三启程,行南线由蔚州入内长城经紫荆关回京。

八月初三晨,多云,大同城南,大军集结待发。身材高大,文武双全的郭登身披战袍,穿行于随军将领文臣之间,反复叮咛:“圣上昨日下午行南线返京,途中万万不可变更为北线,南线可保万全。”他深知皇上身旁有个佞臣王振,生怕他坏了大事。

原来,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明朝在北京外围筑有内长城防卫。自山

西大同有两条路进入内长城回北京,一条北线循原路,经怀来进北京西北门户居庸关;另一条则是出太行山经紫荆关进入河北平原的南线。此次瓦刺来犯的主力兵分两路,西线一路由统帅也先犯大同,东线一路由阿剌知院为首进犯宣府。在英宗大军直奔大同后,宣府一线的战况暂时不很清楚。郭登估量这股两万众的瓦刺军不太可能攻陷宣府,但宣府外围镇、所,如马营、独石、雕鹗、怀来、永宁就难预料,若这些镇、所被阿剌知院攻陷,明军若选北线回京,便极为不利。因为此时居庸关以北,狼山西麓、宣府以南、怀来以西之空旷地带就可能有阿剌知院军在以逸待劳,后面又有也先军追击。行南线则可避开阿剌知院军,大同距紫荆关较居庸关为近,快速行军数日可达,况且南线是穿越于太行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不适也先骑兵作战。

一阵人喧马嘶之后,郭登站在雄伟的大同城楼上,目送掀起一阵尘土,向东南方向远去的明军,松了口气。

然而,大军行进数十里之后,突然传来王振之命——改向东北,沿来时所经过的怀来居庸关回京。王振变卦,重臣皆惊,史书中说是王振不愿大军路过时,践踏到他家乡庄稼,后世人觉得牵强得不可思议。是否真为顾虑庄稼,现已无证可考。

改行北线,郭登的担忧不幸成为事实,此前未攻宣府,但横扫了居庸关外诸镇,由阿剌知院率领的瓦刺军正好部署于明军入居庸关所必经怀来之桑干河前。

明军一路行动缓慢,八月十三才到达怀来以西土木堡一带,此时前方有东线阿剌知院两万兵马挡住,西线也先三万主力已自后面追上,先是断后的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战死,之后明军急派成国公朱勇率兵数万阻击,竟然又被也先军击溃,朱勇被杀。情况危急,随军重臣恳请皇上立即以精兵断后,奋力冲入前方不远的居庸关。王振大怒,斥责朝臣皆腐儒,不知兵法。他下令大军按随军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占测的土木堡安营。不幸的是,营区地下掘不出水,致使二十万明军两日滴水未进。也先狡诈,不欲强攻,却在此时遣人入营谈和。王振以为敌军势尽,命明军拔营前进。也先期望的情形终于发生:在外风餐露宿近一月,疲惫不堪,饥渴交迫,怨声载道的二十万明军一时间乱成一团,争相向河流涌去。

此时便出现了本书开头写的明英宗和王振在狼山脚下并排骑在马上,居高临下望着下面土木堡平原上,明军蝗虫般由北向南移动的那一幕场景。

“大军出征日久,军士疲惫,前两日扎营坚守,被敌切断水源,今王先生忽命大军拔营前进,以就近前方河流解渴。”心中不安的英宗用马鞭指向下面平



大明万妃传

原上行进中的大军,转头对王振道,“朕观下面兵士争先恐后,队列不分,奔向河流,若敌军此时来袭,又如何抵御?”

广阔的平原上,二十多万明军已是衣甲不整,面色憔悴,口干舌燥。扛着长枪、火铳的步兵争相向前,个个都想早些赶到桑干河边饮水解渴。驾着军中辎重马车的士兵用力抽打拉车的马匹,在已是乱作一团的步兵中穿插而行,使队列更加混乱不堪。骑在马上的将校们跃马挥鞭,不断抽打着乱跑的兵士,竭力控制队形:“河流即到,保持队列,不得自乱阵脚!”

大难临头而浑然不知的王振听到英宗的问话,在马上从容不迫地欠一欠身道:“此次出征,陛下英武神勇,大军所至,敌军无不望风逃窜。瓦剌贼首也先,惧我大明天威,昨日遣人前来求和,臣料敌军已是强弩之末,方令大军拔寨前进,渡过前方河流,重整队伍,京城已在咫尺之遥,陛下凯旋之日必不久矣!”

砰! 砰! 砰! 王振话音刚落,只听南方、西北方接连几声震耳欲聋的炮响,声浪在山峰中掀起阵阵回音,英宗和王振胯下之马同时嘶叫,前蹄跃起。

英宗、王振自所在高处向西望去,数万瓦剌骑兵同时掩杀而来。南方是在土木堡以南以逸待劳的阿剌知院军,西北方面则是也先主力。两股骑兵皆以楔形阵容高速驰骋,中央部分突前,两侧部分渐次靠后,如两把尖刀插向明军。此时,瓦剌军中齐声喊“杀”,伴随数万骑兵铁蹄敲击地上碎石声,由远而近,响彻云霄。

高速奔驰的骑兵即将接触明军,前几排一手持缰,一手高举闪光的马刀,后面紧随的则马刀挎在腰间,双手不断举弓发箭,射向前方高度集中,密密麻麻的明军将士。

散乱的明军停止前进,有的纷纷中箭倒地,还有些驾驭辎重马车的兵士被射中落车,受惊之马拖着无人驾驭的辎重车,在明军中胡冲乱撞。一些兵士慌乱地四处张望,寻找自己所辖之部。一些分散在各处的将校骑马在乱军之中,高举各种颜色,标有“中军营”“效义营”“武德营”等旌旗大喊:“燕山右卫、留守中卫、羽林前卫速在此集结!”话未喊完,有的已被射中落马。

已失去建制的明军唯有各自为战,一时间,发射火铳的枪声、马刀相互撞击声、马嘶声、惨叫声混作一团。瓦剌军在乱作一团的明军中越杀越勇,骑兵冲过之处,遍野留下血迹斑斑倒地的明军死伤将士,众多随军出征的朝廷文臣也同时蒙难。

“这……这可如何是好?”面对平原上明军惨遭杀戮的战场,英宗十分焦急。

“是啊、是啊,怎会如此?”王振满脸恐惧、束手无策,答非所问。

一只锃亮的金锤在上下晃动。这只金锤挂在护卫大将军樊忠腰间，他正自山坡下策马奔驰上来。樊忠三十多岁，一身银色盔甲，大红披风，他手持一把带着血迹的大刀，满面怒容地将刀插入刀鞘。他不顾英宗在旁，伸出左手扯住惊愕万分的王振。

这樊忠生性刚烈，原在山坡上护卫皇上的他见到底下瓦剌骑兵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遂策马冲入战场厮杀了一轮。亲历战况，他心知此战大势已去，今日难免以身殉国，当他回首向坡上一望，见到王振那副不知所措之貌，这压抑许久的愤怒涌上心头，便回马反身冲上山坡。

“王振！你这个乱臣贼子，在朝中乱政误国，残害忠良数年，此次你欺君鼓动出兵，不但令京师三大营精锐毁于一旦，还置圣上于危难之中，今日我必战死沙场，以谢皇恩。此时若不为天下人杀你，九泉之下，我如何与数十万阵亡将士亡魂相见！”

“樊将……”英宗话声未落，樊忠早已取下腰间金锤，向王振面门奋力一击，砰的一声，王振脑骨碎裂。顿时，樊忠的脸上，王振雪白的披风上溅满了鲜血和脑浆。

“陛下，情形万分危急，返京之途被敌所断，怀来也告失陷，唯有北往宣府尚可一搏，请陛下随臣向宣府突围。”樊忠一边以手拭面，一边对英宗说。

随后樊忠左手持锤，右手挥刀，率先杀入敌阵，护卫军也是勇不可当，保护着英宗径直向北杀去。途中同一股较大的瓦剌军相遇，双方杀作一团。

此时，外围出现一位年三十多岁、英武而不失儒雅的瓦剌高级将领，他就是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他勒马向正在厮杀中的明朝护卫军仔细瞭望，并在旁的副将用马鞭指指点点。忽然，伯颜帖木儿惊异地说：“明朝皇帝似在其中，速传我令，勿放冷箭！”

副将点头策马而去。伯颜帖木儿却搭弓瞄准正在左突右杀的樊忠，满弓一箭射出，正中眉心。樊忠鲜血直喷，双目瞪圆堕马。

混乱中，英宗策马向右侧山边一处树林跑去，伯颜帖木儿、副将率数十骑追上。到树林旁时，伯颜帖木儿率先勒马，举手示意停下，他取下自己随身佩刀、弓箭等武器，交予副将，徒手策马一人跟了上去。

天色渐暗，林中寂静，只有鸟儿偶然鸣叫，英宗见有一处空地，遂勒住马，仰首望天，摇头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事已至此，唯听天由命矣！”随后他下马盘腿席地而坐，双目紧闭，气色安详。

远处跟随的伯颜帖木儿也下了马，将马拴在一棵树上，潜行至英宗面前。只见他单膝跪下，一手握住英宗的手背轻声说道：“大明皇帝，我乃瓦剌统帅



大明万妃传

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无意加害于你,你随我去见统帅如何?”

皇帝被俘,二十几万大军覆灭,土木堡之变使开国八十一年的大明王朝面临空前危急。消息传来,京都震惊,朝廷之上,群龙无首,文官惊惶,武将怯战。瓦刺大兵压境,朝中有人建议立即逃避,放弃北京,将国都迁回南京。

第一章

八月十九午后,紫禁城咸阳宫侧殿内传出阵阵小孩的哭闹声。殿内一位十六七岁和另一位三十多岁的宫女,正哄着一位约两岁大的男孩。孩子生得面如满月,皮肤白中透红,一双大眼睛清澈可人。他头戴黑色翼善冠,白色护领的红色蟠龙袍,袍身两侧开叉处可见青色贴里,足下一双黑色软皮靴,他就是英宗尚未满两岁的长子朱见深。钱皇后未有生育,朱见深是妃子周氏所生。

“别哭了啊,眼睛肿了,周妃又要怪罪了。”抱着皇子的小宫女妙玉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背,一边焦急地说。哭闹的孩子,用小手拍击着妙玉的肩头,在她怀中扭来扭去。

“吃一口,尚膳监甜食房刚送来的,甜呢!”大宫女红儿从钁金盒中拿出一块丝窝糖,捧到皇子嘴边。

“不要……不要……”皇子依旧在宫女妙玉怀中哭闹。

“哦,万姑娘来啦!”此时门外传出侍候宦官的大声问候。

一位女子出现在门口,她被门外的光芒所笼罩,一时轮廓有些朦胧。随着渐渐走近,她的面貌也愈来愈清晰。这位年轻的女子面容秀丽,身材匀称,胸丰腰细,仪态端庄。她满头乌发,向上梳成三绺,结在头顶盘成一个发髻,用一支金簪固定。她就是孙太后的贴身宫女,名为万贞儿。她虽年方十九,却四岁就已进宫,在地位崇高的孙太后身边长大,无论资历、地位,都在宫中同辈中卓尔不凡,加之粗通文墨,识礼仪,待人和善,宫中众多宦官及宫女,皆愿与她往来。

见到朱见深,她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充满了柔情、关爱。同时,皇子看到



大明万妃传

万贞儿立即停止哭闹,挂着眼泪向万贞儿伸出双手。万贞儿将孩子自妙玉手中接了过来抱在怀里,他们的脸紧紧贴在一起。

红儿、妙玉脸上轻松了许多,相视一笑。

万贞儿坐在一张大圈椅上,孩子坐在她的膝上玩耍。

“万姐姐这等打扮是出宫了?”妙玉盯着万贞儿身穿的民间水田装看了几眼。

“奉孙太后之命,探看城中情形。”万贞儿叹了口气,“外面真是乱!”

“宫内也是一样,一众嫔妃这几天都是悲悲切切的,听跟随上朝的侍从们说,国家遭此大难,今早几百文武大臣曾在奉天殿聚集号啕大哭呢。”

听了红儿之言,万贞儿表面未动声色,眉心却不被觉察地微微一蹙,心中忖度——大批随军同僚遇难,圣上被俘,当朝大臣心中悲切,可以理解。但国难当头,强敌进逼,这些饱读经书,满腹韬略的文臣;还有那些身经百战,堂堂七尺男儿的武将,未能商议御敌之计,却聚众哭哭啼啼,看来大事真的不妙。又联想到太后命她易装微服出宫,探看城中动静,她满目所及,京城内竟是如此人心惶惶,混乱不堪,不觉一阵烦闷涌上心头。

当万贞儿同红儿、妙玉议论外朝重臣惊惶失措,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时。瓦剌军稍加休整,以其骑兵之速,自怀来进军北京,两日便已经杀到了。此时明朝皇帝被俘,群龙无首,精兵随英宗出征被灭,若也先率军兵临城下,京城必定瞬间即破。

但历史就是历史,偶然频出。也先虽具军事才干,但土木堡全胜后,他竟未趁京城空虚南下,反倒次日便挟持被俘的英宗向北先往军事重镇宣府,再西往大同,欲先行扫除北京外围两大军事重镇。也先如意算盘是,有大明皇帝在手,只要他命令守将开城,大同、宣府便唾手可得。殊不知宣府总兵杨洪、大同总兵郭登皆在国家同君王之间,决然选择护卫国家为先。尽管有身为国君的英宗于城下命守城将士开城,但也被杨洪、郭登所拒。也先眼见失算,这才自大同转向东南经紫荆关向北京进军,这一来一往,使明朝得到至为宝贵的喘息之机。

“哎呀,我得速回仁寿宫复命,方才只想绕路来看望殿下。”还在陪皇子玩耍的万贞儿忽然记起太后之命,这小皇子抱着她却是不松手,万贞儿也觉阵阵不舍。若是平日,她定是要陪他好生玩耍一阵。

万贞儿离去之后,红儿又抱起皇子,皇子在她怀中扭来扭去。妙玉叹道:“万姑娘一来,他便立即安静,她前脚一走,他便开始吵闹。”

正说着,咸阳宫一名宦官大步走了进来叫道:“周贵妃到!”

红儿、妙玉面孔立即严肃起来,不由自主地站起身,就连小皇子朱见深一

时也停止了吵闹……

出了咸阳宫,万贞儿迎头遇见一位身穿官服,头戴缀着粉红罗娟花乌纱官帽的女官,万贞儿连忙拉住她的衣袖道:“黄惟,我奉太后命出宫了,去看城内情形怎样。”

黄惟是尚宫局局副,广东番禺人氏,长万贞儿五岁,今年二十四,是万贞儿宫中密友。她生得天庭饱满,秀眉凤目,双眸微陷,皓齿朱唇,虽说天生南国佳丽,举止却谨慎庄重,秀丽之中带着女官威严:“大敌当前,四处乱作一团,我正好有话要同你说。”

万贞儿握住黄惟的手道:“我也一样,不过此时急着要去仁寿宫复命,宫中还有些其他事要预备,等这几日忙完了,我去尚宫局找你。”

与黄惟分手,万贞儿一路向南而来。两侧朱红宫墙,墙顶镶着金黄色琉璃瓦,宫墙之间有一座座宫门。有些绿色细嫩的小草,自灰色错落齐整的青砖地缝中冒出头。一眼望去,长长的东筒子路上空无一人,两侧的高墙使得上方的天空看上去是个由宽变窄的长长的三角形,落日的余晖映出条条惨淡红色。

宣德庚戌年,万贞儿出生于山东青州诸城一小康家庭,父亲万贵在县衙门里任低级官吏,忠厚老实。贞儿两岁时,万贵被同僚诬陷成罪,被贬谪到河北霸州,全家同行。家在诸城的日子,万贞儿记忆依稀,只记得迁往霸州之后,生活变得颇为艰辛。四岁那年正值河北饥荒,又有弟弟诞生,家里实在无力养活他们姐弟,正巧万贵有一亲戚同宫中招募宫女的宦官相识,便劝万贵将贞儿送进宫,省下一人口粮养活弟弟。万贵同妻子商量,无奈之下也只得如此。直到今日,万贞儿还记得临行之时母亲紧紧抱着她不忍分别,父亲独自在门外落泪的情景。

那时正值隆冬,外面大雪纷飞,单衣薄衫的万贞儿又冷又怕,路上颠簸数日,进宫就病倒了。主理宦官感觉这孩子病得不轻,便将她放在沿外西道一间小廊屋里由其自生自灭。

年仅四岁的万贞儿犹如一支幼小花蕾,未开放就行将在寒风中凋谢。但她命不该绝,次日,她清醒过来,觉得又冻又饿,想起家中父母不觉伤心大哭,正巧被乘舆车路经此处,前往外西路大佛堂上香的,当时还是孙皇后的孙太后听到。皇后问怎会隐约有如此凄凉的小童哭声?随侍中官连忙打探后禀报。皇后下舆进屋,万贞儿见到这位衣着华贵,美丽亲切的女子,倒也懂得强撑着起身拜见。随从宫女搬来座椅,皇后在万贞儿床边坐下,问起她家中情形,万



贞儿如实道来。皇后见万贞儿生得秀气,小小年纪,讲话有条不紊,而且还和她是山东同乡,遂动恻隐之心,令将万贞儿带回坤宁宫,宣太医为她医治。

万贞儿病好之后,孙皇后将她留在坤宁宫中休养。在这偌大后宫中生活,远非人们所想象中那般多姿多彩,贵为皇后,亦难免内心寂寥,身边多了个天真烂漫且心灵乖巧的四岁女孩,一时使皇后生活中多了乐趣,未承想到这一留便已是十五年。

此时万贞儿一路往仁寿宫走来,她和红儿、妙玉那些宫女不同,久在太后身边的她对国事有所认识,明白大明王朝面临生死存亡,深知一旦京城失守,对所有居于后宫的人意味着什么。

她一路想着两个人,一个是孙太后,这既是她的救命恩人,也是她的贵人。孙太后母仪天下,平民出身的她,高贵之中又多了真诚。这多年来朝夕相处,万贞儿对太后充满爱戴之情,若敌军破城,太后又该如何?

另一个万贞儿放心不下的人,就是刚刚见到的皇子朱见深。这是英宗第一个皇子,被孙太后视为掌上珍宝。私下里万贞儿知道,太后并不喜欢皇子的生母周妃,讨厌她的小家子气,但又想念孙儿,便遣万贞儿每日一早往周妃处抱孙儿往仁寿宫,傍晚再命贞儿送回。英宗亲征,周妃情绪不稳,太后恐她惊了皇子,索性下令暂时将皇子迁往空置着的咸阳宫。

自第一次见到皇子朱见深,万贞儿心中莫名充满喜爱之情,许是天生缘分,皇子每次见到万贞儿就露出笑脸,在她怀中从不吵闹。万贞儿本能地觉得对这个孩子有某种天生责任,就像对待孙太后一样。

此时,她心中涌现的是宫中火光熊熊,瓦剌骑兵个个满目狰狞,乱杀乱砍,皇子吓得大哭,她只有紧紧地抱着他,能往何处藏身?到处都是乱兵,恐怕只有抱着他一起跳内金水河了……自己才十九岁啊,人生就这样了结,可尊贵如孙太后、皇子不也在劫难逃吗?万贞儿愿意侍奉她所爱戴的孙太后,愿意带着皇子玩耍,真不想死啊……正想着,万贞儿发觉仁寿宫已在眼前,思绪就断了。

两只高几仙鹤烛台上面是铜胎掐丝珐琅香炉,炉中散发着缕缕青烟,显得空气有些凝结。

仁寿宫正殿宁静无声,光线略显昏暗。台基上,单扇龙纹金漆围屏之前,孙太后正襟危坐在剔红夔龙捧寿纹宝座上,她雍容华贵,不怒而威。看得出,她年轻时必是位美貌女子。她头戴金丝髻髻,红宝石挑心,身穿青蓝色圆领鞠衣,胸前背后分饰鸾凤云纹,腰间系圆桃形玉版带。她面容凝重,陷入沉思,台基下不远处肃立着四位宫女。

身穿内官绿色常服,面相颇美的宦官覃昌进来禀报道:“禀太后,万姑娘回来了。”

“让她进来。”孙太后自沉思中清醒过来。

万贞儿进来,走到殿中行跪拜礼,孙太后摆摆手道:“仅一日未见,不必行大礼,快起来吧。”

“恕贞儿未及更衣。”万贞儿起身奏道。

孙太后打量了一下身穿水田装的万贞儿,凝重的面容上浮出一丝慈祥的笑意:“你一身民间女子装束,却也是婀娜多姿呢。”

“谢太后夸奖。”万贞儿带着一丝羞怯。

“进宫时你年仅四岁,当日见你之情景尚历历在目。”太后轻轻叹了一口气,不无感慨地说,“若当初你留在民间,以性情容貌,想必正承受夫君疼爱,子女环绕之天伦之乐呢!”

“十五年来太后对贞儿恩重如山,能在太后身边服侍,是贞儿的福分。”万贞儿连忙跪下。

“你们先退下吧。”孙太后等宫女退下,向万贞儿招了招手,“你起来,随我到里面有要事讲。”

万贞儿心中一惊,孙太后还从未同她用过“要事”二字。她遵命起身,扶着孙太后款步到了东次间里。

里间摆放着一张坐北向南,有黄绸软垫的梳背坐床,床旁一张填漆花鸟长方桌,上有紫砂茶壶和茶杯。墙边有高大的填漆戗金云龙纹立柜,那边墙边的黑漆钿花文格上摆着一些精美的宋、元及洪武、永乐、宣德以来的瓷器。孙太后拉着万贞儿一起坐在梳背坐床上问道:“宫外情形如何?”

“禀太后,土木堡侥幸生还之兵将陆续进城,到处是家眷在为家中死难者举办丧事,满城凄凄切切。民间盛传瓦剌大军即将来犯,朝中正在计议迁都呢!高官、富商之家都纷纷整顿行装,准备南逃!”

孙太后沉默半刻后说道:“朝中确有重臣建议迁都南京,但老身以女流之辈尚知,北京以南数千里,地势开阔,若此时南迁,几十万人扶老携幼,行动迟缓,必被骑兵破于平原之上。况城外天寿山有先祖及先君陵寝,莫非亦可弃之不顾?”太后论及国家大事,万贞儿照例不言,只是望着太后静静倾听。

万贞儿进宫后的第三年,宣宗驾崩,皇太子即位,三十六岁的孙皇后成了太后。万贞儿记得从那时起,孙太后开始关注朝中之事。相信是身为母亲的太后,担忧儿子年仅九岁便即位会有什么差池。

孙太后来自山东邹平,父亲只是个县主簿,同万贞儿父亲万贵职品相若。孙太后恪守祖训,行事有分寸,不在外人前擅评国事,更不干预。儿子即位大



大明万妃传

统后,每日来请安后需上朝,下朝还需研习治国方略,功课繁重。因而,每日同太后共度时光最多者非万贞儿莫属。

在太后眼中,万贞儿心地单纯,性格平和,勤勉细致,事无巨细,有她办理皆放心。太后不在人前议论朝政,只有万贞儿一人在身边时,才不时讲起以前自宣宗听来的旧事及对一众文武官员品行能力亦有所评论。

孙太后继续说道:“所幸,外朝尚有兵部于谦、吏部王直等忠义之士,内廷有识大体的兴安、金英等太监,力主在京师与敌誓死一战。只是,值此危难之中,皇上却落于敌营,朝中无人主持大局。”

听到太后如是说,万贞儿心想这可正是当前朝廷混乱之源。兵临城下,是战是退关乎国家命运,非皇上谁能定?时间急迫,再这样延误下去可真要坏了大事。万贞儿拿起旁边的紫砂茶壶斟了一杯茶,双手递给孙太后,太后呷了一口后道:“近日我左思右想,见深年仅两岁,尚无力继承皇位主持朝政,在此危机之时,国不可一日无君,我唯有以大明社稷江山为先,立郕王朱祁钰为监国,代行皇帝之责,并授意臣下劝进,由他先继承皇位,一统朝政,方可挽救国家!”

郕王朱祁钰是英宗同父异母弟弟,比英宗只小一岁,是宣宗的妃子吴氏所生。孙太后内心十分清楚,此时除她,满朝文臣武将无人敢作此建议,毕竟英宗还在,任何更换皇帝之议无异于大逆不道。

听到孙太后这番话,万贞儿惊呆了,此举等于令英宗失去皇位!

“那皇子见深才是皇帝正统之后啊!”一向在太后面前对国事只听不讲的万贞儿不由自主,嘴边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此话并非冒失,只因她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意有关皇子之事,若朱祁钰继承皇位,那么将来继承皇位的,便不再是她喜爱的皇子朱见深。

孙太后听到万贞儿忽然说出的这句话,瞬间愣了一下,但很快回过神来:“此事我也有反复斟酌,我将同时立见深为皇太子,为国家社稷,亲生儿子皇位我皆舍弃,立亲生孙儿为皇太子该不为过吧!”

听太后如是说,万贞儿默默地点了点头。

“贞儿,你在我身边十五年,素来稳重可靠。正因见深孙儿缘故,老身今将一事相托于你。”孙太后望着万贞儿,表情变得格外凝重,语调缓慢,一字一句地。

万贞儿明白这方是太后今日同她讲的正题要事,便打起十二分精神聆听,口中答道:“太后过奖,贞儿实不敢当,悉听太后吩咐就是。”

“郕王即位后,与敌血战在所难免,此战关乎大明社稷,胜之,江山万代;败之,江山易帜。若天不佑我,敌军破城之日,承朱家皇恩数十载的我也唯有